



核心提示

科幻电视剧《三体》，从开播时被“吹爆”，到中间经历一波“弃剧潮”，再到虽保住豆瓣评分8.1分、腾讯视频评分9.1分的口碑，热度却不及同期作品《狂飙》的零头。手握自带流量的大热IP开局，剧版《三体》热度和口碑跌宕起伏为哪般？

对“路人”有门槛

有动画版《三体》“魔改”口碑崩坏在前，剧版开播时的“抠书式改编”一下子赢得了书粉的心。剧版将地球三体组织(ETO)创建者叶文洁按下按钮向三体人发送地球位置信息的桥段放在开头，这其实是刘慈欣原著初版的设计。随后，从科学家自杀事件入手，也完全是按照小说叙事。太空军司令常伟思与科学家汪淼关于“偶然”的对话，还有科学家丁仪与汪淼在解释粒子碰撞实验时用的台球比喻，以及汪淼进入三体游戏中的数个关卡等名场面，几乎从台词到特效场景全部“照搬”。剧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近乎虔诚地将原著的文字转换成影视内容。

剧情“太水”太慢

“弃剧潮”不仅出现在“路人”中，一些书粉也因剧情“太水”而弃剧。剧版《三体》第一季讲述的是原著第一部的故事，这部分仅20余万字，剧版却拍成30集。许多镜头重复播放，大量空镜出现，花费很长篇幅却只呈现了在观众看来可以花几分钟讲清楚的故事，难免受到诟病。

面对剧情注水的争议，导演杨磊在采访中给出解释：“我们还是希望对普通观众更加友好一些。没看过原著的观众，有些更是没有理科知识

“加戏”有得有失

《三体》口碑一度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“加戏”。从第8集剧版原创人物登场开始，开播时夸赞剧版“抠书式还原”的观众被“打了脸”。

其实最早剧版给汪淼“加戏”颇受观众青睐。在汪淼看见倒计时而一度陷入崩溃绝望的时候，与女儿豆豆的温馨互动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原著中的儿子被改成女儿，还增加了汪淼到女儿学校讲物理课的桥段，这一处加戏，让原著中略显僵硬的人物转变平滑了许多。以孩子象征未来和希望的设计，也深受好评。有人评价：“这段是剧组在理解整部作品内核之后的创作，可以评上近年‘最佳原创剧情’了。”也有人觉得：“原著中的‘纸片人’汪淼‘活’了过来。”

但最受争议的，还是杨蓉饰演的记者幕星。幕星一出场，就让观众一致认为“格格不入”。首先，实力派演员的杨蓉出人意料地不用原声而用

配音，让不少人感觉“声音太甜太出戏，仿佛从科幻剧变成偶像剧”。其次，幕星碰瓷史强企图索要联系方式，随后迅速亮出记者身份，然后又偷偷录音被戳穿却毫无歉意的行径，处处令人费解。她的登场还将原著和前期剧情建立的史强形象带“崩”。

和幕星类似的，还有原著中的龙套角色——叶文洁的学生沙瑞山和史强的助手徐冰冰。尤其是为了让史强显得不像“一人警队”而增加的徐冰冰戏份，剧版将原著中史强为调查ETO提供的强力支持搬到徐冰冰头上，这个改动却让史强时不时变成了拎着拖把拖地的“酱油角色”。一些粉丝表示：“有这样的徐冰冰，汪淼还要什么史强。”

未能成功塑造剧版原创角色的同时，还削弱了原本人物的魅力，也难怪观众不买账了。

然而，让书粉狂欢的“还原”，并没有带给非书粉观众同等的感受。比如第一集中叶文洁片段重复出现三次，正在追踪科学家自杀主线的“路人”，被突然穿插进来暂时看不出关联的剧情搅得云里雾里；另一方面，一部分观众还被弹幕中的书粉剧透了后面的剧情。

剧中一些科学术语的出现，也成为“路人”追剧的一道门槛。影视剧不能以大量的旁白、描述性语言来解释术语以及设定。直到三体游戏世界的完全展开，才真正让非原著党逐渐了解整个三体文明的背景，这也导致一些人难以进入剧情而选择放弃。

背景，看这部剧是有一定障碍的。”此外，杨磊还提到，刘慈欣作品的特点是人物具有“工具性”，在书中非常冷静，一切行为为剧情服务，而影视剧需要呈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需要更多情感铺垫。

因此，剧版增加了不少类似汪淼与警察史强的友情线、汪淼的亲情感等，通过不同面去展现人物个性，为后期的行为选择给出合理动因。这些对已经熟悉剧情和角色的原著粉丝来说，可能会显得冗长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

影视剧《三体》为何高开低走

有话直说

《三体》导演杨磊自述
我是捍卫原著的心态站出来的

第一次接触这个项目是2019年，一场活动上，我和白一骢(《三体》总制片人)坐在一起，我们以前合作过，他跟我说，《三体》的导演还没有着落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我当时脑袋就懵了，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科幻迷，90年代就开始订阅《科幻世界》。

2006年《三体》在《科幻世界》连载的时候我就看了，那时候都还没有出书呢。我第一遍读完的时候，彻底被震撼了，当时我就觉得，这是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。所以后来又阶段性地会拿出来重新看，没事就翻一翻，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和解读。可以说，对《三体》我一直是一个粉丝的心态，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和它有什么交集。所以老白一问我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回家把书再读一遍，好好想想。

我公司的合伙人、视觉导演陆贝珂也是“骨灰级三体粉”，我回去跟他把这事一说，他都“疯”了，一蹦老高，冲我直嚷嚷：“接啊！赶快接啊！”我说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想，我跑回家书房门一关，把书拿出来认真地重读，几天没出门，陆贝珂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。我打开邮箱发现他给我写了一封2万字的长信！他是搞特效的理科生，在信里把我们应该怎么拍，哪些东西可以完成，什么场景可以如何呈现，要传达什么全写了一遍。

其实，再次看完书我已经决定拍了。我在看每一章的时候都在形成影像，把做成这件事所要照顾到的方方面面都想了一遍，其中70%、80%我心里都有数了，包括作为导演要如何拍、整个盘子如何运作……我认为我和陆贝珂的组合可以做好这件事。我就跟老白说，“咱必须得干！”我还觉得这事必须得我干，我是带着势在必得的态度去跟他说的，我害怕别人拍，害怕拍的人不是粉丝，我是带着一个粉丝捍卫原著的心态站出来的。

对于改编《三体》，以前有其他制片人提过一些思路，例如改编科幻就是要搞成好莱坞式的大片，他们不知道《三体》小说的基础是什么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15个思想实验上面的，大刘写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在做深度哲学思考。所以我说，一定要粉丝来拍，改编它可以，但是不能触碰《三体》小说的底线。

我进组第一天，跟全组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：请大家暂时忘记我们正在拍的是是一部科幻剧，我们要拿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。因为这是《三体》第一部的核心——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来看待科幻。

大刘写《三体》是混杂着科幻和科学一起来写的，里面有些是编的，但大多数是真的。

《三体》中2007年的北京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北，所有场景我们是用百分之百还原真实的心态来努力呈现的。好多人问我，你这个红岸基地是怎么复原的？怎么这么好？我们为了红岸基地那部分戏，做大量的考据工作，看了4000多张照片，每张照片都要去跟各种专家聊每一个细节，当时人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梳什么样的头发，流行唱什么歌，怎么走路，每天是什么作息……这4000多张照片我们差不多看了一礼拜，简直是在这些照片里面活了一遍。

我们仅筹备就耗尽了整整一年。很少有一个剧组会花一年的时间进行筹备，毕竟筹备也有成本。目前为止，是我拍过的最艰难的作品吧。因为《三体》太复杂了，它涉及的事件、世界观非常多。

我那天算了一下，这个片子差不多涉及到了8、9种类型片的拍摄，前5集是心理恐怖片，6到9集像刑侦片，里面还套着游戏，游戏里还有中国古装片，第10集又变成了年代片，到了15集还出现中世纪的欧洲，再后面“古筝行动”又是集团军作战，都是不一样的风格。

我们已经尽量通过一些改编把原著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内容解释出来，但是既然已经确定忠于原著，再怎么降低门槛也还是有门槛，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事情。你要问我这戏是给谁拍的？首先要捕获原著粉，在这个前提之下再尽量普及给没看过书的普通观众。

大刘在写三体的时候，15个思想实验在那放着，本身它就带有一定的哲学高度，所有的作品包括人物都是为了那个哲学高度而服务的，现在的剧本我认为已经改得很好了，人物都丰满、圆润起来了，但是我们再怎么丰满圆润，既然忠实原著，就还是在为了哲学高度服务，所以真没办法，这个作品本身就带着这个门槛来的。但是《三体》这本书的魅力，我们这个剧的魅力，是值得细品的。它不但给你故事、情感、情绪，还有价值观在里面。

客观来说，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群。我觉得我用我职业影视导演的身份，以我的影像语言翻译了一遍我理解的《三体》，能读懂的人，我当然觉得很开心，现在起我们就是“同志”了。

现在片子播出了，我想起陆贝珂那2万字长信里的一句话：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跟《三体》重合一次的话，我们此生无憾了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